

# 北洋頭頭也有人物

## 為馮玉祥韓復榘說句公道話

趙立誠

### 兩個老粗難免受誣

看了中外二三期江定遠先生的「為古人請命」，筆者至表同情。知人論事之難，古今都有相同的感慨。在坊間的一些筆記說部中，對於北洋政府時代的人和事，大多不求甚解，信口雌黃。這種一竹竿打落一船人的論事態度，是有失做人的厚道而不足以為訓的。依照筆者的觀察了解，北洋政府中除了若干擁有重兵的軍閥荒淫無恥胡作非為以外，在其他方面，也並非全無是處。就以司法和教育界而論，大多數都能堅持其立場，雖在混而不濫；先說一件司法界的事例：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民衆團體在天安門舉行大會，再到段祺瑞執政之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衛隊與民衆衝突，向民衆開槍，羣衆死亡四十餘人，負傷二百餘人，慘案發生後，京師地方檢察廳認為執政府衛隊故意殺人，主動函請陸軍部應將涉案人員交由軍法審判。這些司法界的官員，以後又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繼續供職，有若干人一直供職到大陸淪陷為止。無論就法學素養、辦

案品質和司法風紀方面說，那時候司法界的表現，都相當不錯。再說一件教育界的事例。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十四所大專學校學生舉行愛國遊行，有三十二位參加遊行的學生被拘捕在警察廳。當天晚上，北大學生在法科大禮堂開會，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不達目的決不復課。

第二天，十四所大專院校校長集會商討，決議推派代表到總統府、國務院、教育部請願，要求釋放學生，學生的行動是愛國，如認愛國有罪，十校教職員情願全體辭職。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由於這一運動的影響，北京政府的代表才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下賣身契。假如當時北京十四所學校的校長們，沒有勇氣跟學生站在一條戰線上，五四運動能否收到理想的效果，就很難說了。回想當年他們的道德勇氣，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此外在其他各方面，北洋政府也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物，為國民政府所留用，像外交界的顧維鈞、胡世澤、顏惠慶；軍界的張自忠、徐永昌、秦德純、孫連仲等都是。如果拿這些人來跟國民政府培養出的同類人才比較，並無多讓。

國民政府留用的北洋系人物中，有兩人被醜化得特別厲害。這兩人是馮玉祥與韓復榘。馮、韓都是行伍出身，一般人說是「老粗」。在要筆桿的人看來，「老粗」是沒有地位的。由於這種輕視心理，於是添枝加葉的製造出一些有關他們的趣聞。這些趣聞中究竟是真有其事呢？還是烏有子虛？先探究馮玉祥部分。關於馮玉祥的為人，在官文書上和市井傳言中，幾乎沒有好的評語。

但是可以拿一件不大為世人所知的事情來作為觀察馮玉祥的旁證。這就是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九日領導北伐的蔣總司令與馮玉祥在徐州會議初

次晤面後，雙方均互相仰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於是乎兩人便在民國十七年的二月互換蘭譜，結成異姓兄弟。在往日的社會，結拜異姓兄弟是極其嚴肅的事，不能輕易為之。如果當時蔣總司令沒有經過一番觀察與了解，絕不會貿然從事。雖然後來兩人又一度兵戎相見，成為凶終隙末的不幸結局，但這當中的經過，極為錯綜複雜，其是非曲直，是很不易論斷的。

下面再就韓復榘的為人加以概略論述。要想論斷韓復榘的為人，就沒有論斷馮玉祥方便。這是因為有關韓復榘的文獻不足的原故。韓復榘本人沒有留下任何可資參考的傳記資料，他自己在抗戰初期，又因為不戰而退被判處了極刑；即使有人想要為他寫點辯白的文字，也就為了避嫌而擱筆了。無已，現在僅就有限的材料提出以下若干不周全的看法。韓復榘早年入伍從軍後，一直隸屬馮玉祥部下，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爆發，在戰事進行中，韓復榘突向中央輸誠，十九年九月五日，經中央明令發表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退出濟南為止，為時七年有餘。韓復榘在山東省主席任內，在山東人的心目中，有相當不錯的口碑。筆者當時還在幼年，但「韓青天」的稱呼，早已普遍的在社會上流傳了。這種美譽之得來，料想也絕非偶然。韓復榘在山東主席任內的政績，應該是禁煙與剿匪兩件大事，至於在品德操守方面，從沒聽人

談起他的織德敗行，在一般人的觀感上，都認為他是一個相當清廉正直的人，只憑這一點，也就算相當難能可貴了。

### 韓復榘治魯有德政

有兩件我親眼看到的事實：一件是韓復榘採納了梁漱溟的意見，在山東濟寧設立鄉村建設分院，並在各縣的每一區設置一所鄉農學校，由政府派員主持訓練工作。我們縣裏的鄉農學校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五年間開辦。鄉農學校訓練的課程，係根據晏陽初、梁漱溟兩人的鄉村建設理論而來，再針對安內攘外的需要，編排若干軍事課程。記得抗戰開始後，在校受訓的學員，全部都開到濟南以北去作戰，可見韓復榘對於政府抗戰的決策，是執行得相當認真的。記得在我們區裏的鄉農學校圍牆上，有極醒目的四個大字標語——「明恥教戰，從這一則標語上，就可以了解鄉農學校的性質了。」

另外一件事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黃河突在河北省長垣縣南岸決口，山東省西南區的十餘縣都陷入澤國。那時中央正忙於追剿由江西逃亡的共軍和應付日本的挑釁，對於因黃河決口受災的民衆，無暇顧及。爲了平抑民憤，只有將河北省的河務局長孫慶澤撤職查辦。但韓復榘身爲一省主席，對於十多縣嗷嗷待哺的災民，究不能坐視不顧。於是他便仿照孟子一書所說的「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的古訓，把魯西南十數縣的災民接運到魯東魯北一帶較富庶的地方去就食，等到黃河決口處杜塞好了，水患平息以後

，才又把這些災民運送回來。當災民被運走的時候，我曾雜在人羣中看着他們上船離去，一年以後，我又親眼看着他們回來。我現在還記得最真切的是，看到回來的人都吃得胖嘟嘟的，有的人胖得連上下眼皮都張不開了。假如沒有韓復榘的這一德政，這些災民，即使不葬身魚腹，也要成爲餓殍了。現今在臺的山東人中，我確知就有人曾經受過韓復榘的這一恩惠，我和他談起這件事情，他對於韓復榘表示了衷心的感激之忱。由此加以類推引申，相信一定還有其他值得傳述的德政。

### 西安事變含混通報

韓復榘在山東省主席任內，與中央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這也多少促成了他被正法的不幸結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韓復榘拍發了一通語意曖昧的電報，這通電報的原文是這樣的：

「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各院鈞鑒：各部會、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大學、各報館勳鑒：慨自西安非常事變，舉世驚痛無已。伏念吾國年來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艱苦締造，始克完成統一。各地方長官縱因事實上特殊之困難，感覺有所不同，然無論如何，應論列意見，爲中央統籌公決。萬不容在國難嚴重之際，再有自伐自殺之行動。不此之圖，竟成出軌之事，國人在憂惶震駭之餘，皆不能考其主張之奚若，則其結果，非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不止，所謂親痛仇快者是已。目前急務，約有三大原則：第一，如何維持國家命脈？第二，如何避

免人民塗炭？第三，如何保護領袖安全？以上三義，夙夜傍徨，竊維處窮處變之道，迥與經常不一，似宜儘量採取沉毅與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過之解決，設趨極端斷然之途徑，上列三義，恐難兼顧，或演至兵連禍結，不堪收拾之時，雖有任何鉅大之代價，不能彌補挽救此種空前之損失。感茲事大，第恐及今不計，將無以對國家，無以對人民，更無以對領袖。則雖椎心抱憾，毫無所濟。爰本殷憂焦慮之誠，謹申垂涕叩馬之請；敬祈諸公飲冰如藁之胸懷，執動心忍性之態度，審外來之危機，測來日之轉捩，庶我領袖爲國家之預定步驟，依然能在狂風暴雨之中，安全到達，則我國家與領袖之光榮，縱蒙一時陰霾，更不能有毫髮之傷害，倘蒙俯督，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妥商辦法，合謀萬全無遺之策，所有旋乾轉坤之功，胥拜諸公許讓之賜，至於具體有效辦法，悉待諸公迅速洽議，一致進行，不勝盼幸屏營之至。宋哲元、韓復榘叩。漾印。」

電報字裏行間，盡是一些模稜兩可的句子，不知其真意何在。據說當張學良護送蔣委員長返回南京以後，韓復榘又說了些不該說的話，被有心人反映到中央，其實，那時候心懷攜貳蠢蠢欲動的人，到處皆有，由於中央應付得體，才沒有釀成巨變。行文到此，筆者想說明一點：評論歷史人物，應該本着不溢美不醜化的嚴肅態度，才合乎做人的厚道與社會的公平正義。

同時也希望報紙雜誌的編輯先生們，對於來稿也應該審查從嚴，使我們的年輕讀者羣，不再被一些不實的傳言所污染，幸甚幸甚。